

风雨征途

黎汝清 著

记李士怀将军

大肃反的负面影响

在苏家埠战役中

西进桐柏山

进军苏中攻益林

独特的荣誉称号

新兵老战士



目 录

第一章

- 一 苦难的童年····· (1)
- 二 风沙路程····· (3)
- 三 新的家····· (6)

第二章

- 一 革命是艰难的····· (12)
- 二 敌情有变····· (15)
- 三 我要一支枪····· (17)

第三章

- 一 什么叫局部优势····· (21)
- 二 违纪与立功····· (23)
- 三 赏罚分明····· (26)

第四章

- 一 有长有短····· (29)
- 二 道路是曲折的····· (32)
- 三 负伤的代价····· (36)

第五章

一	独特的荣誉称号——新兵老战士·····	(40)
二	手枪队来到李园村·····	(43)
三	兵不厌诈·····	(49)
第六章		
一	成功与意外·····	(56)
二	一个共产党员的追求·····	(59)
三	入党第一课·····	(64)
第七章		
一	大肃反的负面影响·····	(69)
二	只准阻击不准攻·····	(74)
三	在苏家埠战役中·····	(77)
第八章		
一	大肃反的回想·····	(81)
二	由胜利到挫折·····	(84)
三	在山林医院里·····	(89)
第九章		
一	特务队的编外队员·····	(96)
二	策动远程奔袭·····	(101)
三	意外的成功·····	(104)
第十章		
一	告别七户沟·····	(110)
二	战友重逢伤心泪·····	(114)
三	再次负伤·····	(119)
第十一章		
一	噩耗传来时·····	(124)

二	愤慨之情压不住·····	(126)
三	失利长山冲·····	(131)
第十二章		
一	突围之后·····	(139)
二	泪洒毛柴山·····	(141)
三	受阻燕子河·····	(146)
第十三章		
一	退入佛岭寨·····	(148)
二	越来越严重的形势·····	(150)
三	困守山林·····	(154)
第十四章		
一	意外的新情况·····	(160)
二	将计就计·····	(164)
三	成功的突袭·····	(167)
第十五章		
一	何去何从·····	(170)
二	暂守空山·····	(172)
三	离队侦察·····	(176)
第十六章		
一	意想不到的险情·····	(180)
二	讨价还价·····	(182)
三	在酒馆的小阁楼上·····	(186)
第十七章		
一	处决叛徒之后·····	(191)
二	在斗争中成长·····	(195)

三 深思熟虑	(202)
第十八章	
一 意外	(205)
二 艰巨的任务	(207)
三 突袭后的意外	(210)
第十九章	
一 舍死相救	(216)
二 悦来饭馆的安排	(221)
三 形势大变	(224)
第二十章	
一 日夜转战	(229)
二 在敌人围、追、堵、截中	(232)
三 同志爱战友情	(236)
第二十一章	
一 西进桐柏山	(242)
二 东返平汉路	(246)
三 化装袭敌下平原	(251)
第二十二章	
一 护儿山的哀伤	(256)
二 风雪破屋中	(259)
三 生死与共	(263)
第二十三章	
一 因祸得福	(268)
二 战友重逢	(271)
三 意外的新任命	(274)

第二十四章

- 一 伟大的创造 (281)
- 二 战争奇观 (286)
- 三 新形势下的新任务 (292)

第二十五章

- 一 战火纷飞 (297)
- 二 难言之痛 (299)
- 三 速战速决 (305)

第二十六章

- 一 守备天长 (310)
- 二 激战城垣 (316)
- 三 加力之战 (321)

第二十七章

- 一 新的任命 (325)
- 二 活捉郝鹏举 (328)
- 三 总态势 (331)

第二十八章

- 一 作战令下 (336)
- 二 顽强阻击 (340)
- 三 不争功,其功自在 (345)

第二十九章

- 一 南麻临朐风雨中 (349)
- 二 从敌人夹缝中突围而出 (354)
- 三 对攻对防 (358)

第三十章

一 进军苏中攻益林	(361)
二 新的战斗	(367)
三 伏击后的伏击	(371)
第三十一章	
一 在新的岗位上	(376)
二 朝鲜战场上来的通讯员	(380)
三 全歼敌特	(383)
第三十二章	
一 功成身退	(387)
二 病榻前	(391)
三 沉痛的悼念	(394)
附录:	
一、涟水城下七昼夜	(396)
二、追忆父亲	(420)
火红的年代(代后记)	(425)

第 一 章

一 苦难的童年

这一天是农历己巳年的腊月二十二日(公历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一日),节令是大寒,在河南商城县的大地上,正刮着一场黄风,扬尘播土,旋卷起漫漫黄沙,遮没了太阳,天是灰黄色的,混沌而又沉滞。

十八岁的李士怀穿着破棉袄,戴着破毡帽,在寒风中沿着弯曲的有着很深车辙的崎岖不平的大道,急急而行。隆冬季节,空旷的山野阒无人迹。狂暴的西北风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助他一臂之力,从背后推着他快快离开多灾多难的家乡,到百里之外的一个叫李园村的村庄,去投奔一支革命的部队——商南游击队。

此时的李士怀心情是兴奋的也是悲哀的,而且越走越觉得惴惴不安;再有七天就是大年夜了,在这即将到来的家家欢聚的除夕之夜,他毅然离家出走,是怀着多么沉重而又难言的苦衷啊!

李士怀家住商城县上石桥乡瓦仓村,祖祖辈辈是佃农,租

种了本村地主的七亩山地，七岁的李士怀就给地主家放牛，和父亲共同肩负着养家活口的重担。祖母已经年迈，繁重的劳动必然压在父母身上。一九二四年，商城县大旱，父亲为了抗旱保苗日夜辛劳，半块糠饼子无法填满他的辘辘饥肠，一阵头晕目眩，从陡崖上倒撞下来，跌伤了腰腿，从此就没有站起来。为了给父亲治伤，向财主家借了十几元钱的阎王债，半年之后父亲便两眼一闭，丢下老母、妻子和五个未成年的孩子撒手人寰。

父亲早逝，简直是塌天大祸，这个家庭就像抽了顶梁柱似地立即坍塌下来。一个孤苦无助的中年寡妇如何支撑上有老下有小的七口之家？一个女人怎么能侍弄七亩山地？如果不租地种，全家又靠什么生活？正像当时歌谣里所唱的：

穷人胸口三把刀：

租子重、利息高、捐税多得如牛毛；

穷人面前三条路：

投河、跳崖、坐监牢！

母亲只好先把大女儿送给人家去做童养媳，顶上那驴打滚的阎王债；而后，只盼望有个好收成。结果苍天无眼，大旱之后，接着就是蝗灾。铺天盖地的蝗虫，两天的时间就扫光了满山遍野的青苗，赤地千里，千村万户的穷苦人家扶老携幼外出逃荒，寻找生路。但是李士怀的母亲不能，她的婆母在生病，最小的女儿还在襁褓之中……如果全家出逃他乡，必然倒卧在旅途。

在万般无奈中,和婆婆几番商量之后,李士怀的寡居的母亲才招了个善良勤劳的庄稼汉来家。这个家总算支撑下来,可是,封建礼教像猛虎一样吃人,招赘夫婿,首先在李氏家族中引起轩然大波,纷纷指责李士怀的母亲不守妇道,破坏了李氏门风,对李士怀一家的死活他们却漠不关心。当时的李士怀也在社会的压力之下对母亲不满。忍辱负重的母亲只有暗自哭泣。这使后来有了阶级觉悟的李士怀深感愧疚,觉得对不起母亲……

李士怀在苦水里慢慢长大,穷苦的日子也勉强能过,生性倔强的他却看不到自己的前程,他不愿意劳苦一生还得不到温饱,像父亲那样贫病交加倒卧在人生的中途。

一九二七年底,黄安麻城农民起义的消息,曾经传到商城北乡,十六岁的李士怀还不太懂得工农造反对贫苦农民的命运有什么意义。但是,一九二八年的商南起义却给李士怀以很大的震动,他感到农民起义,给那些平日作威作福的地主老财们带来极大的恐慌,“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财产,开仓分粮,农民协会坐天下……”的种种议论也在穷苦农民中悄悄传开。……逐渐长大的李士怀感到时代要变。

二 风沙路程

一九二九年的冬天,李士怀给本村小学校送木柴,一年来校任教的小学教师王克荣要他坐坐,像亲兄弟一样守着火塘和他谈天。王克荣说他在冬天,准备开办平民夜校,希望他能来学习。李士怀说他家祖祖辈辈就没有一个识字的人,再说

穷人识字又有什么用呢？

王克荣问起李士怀家中的情况，李士怀吞吞吐吐说出跟继父合不来想外出找活干的心思，只是祖母病重，他不忍心离去。

王克荣循循善诱地向李士怀解释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原因，并且唱了个民谣给他听：

种田人没有谷，
泥瓦匠没有屋；
织布人穿的破衣服，
地主老财享清福。……

“这个我懂！”李士怀说，“这些道理我也想过！可是，你说的那些农民暴动能成功吗？”

王克荣讲了苏联十月革命，讲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起义与过去造反有什么不同。

“可是，有人说共产党共产共妻。……”

“那是地主老财造谣，你们李姓是大户，那些向你家催租逼债不管你家死活的不正是你们李家本族的人吗？……”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看你是个正直的有血性的小伙子，你出去替人干活，还是受地主老财的压迫，你为什么不去参加革命军为穷人打天下呢？……”

“我不知道哪里有革命军，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收我！……”

“我和你说了，你能保守秘密吗？”

“王老师，我从来不做亏心事，不该说的，掉了脑袋也不说！”

“我有个同学叫蒋本连，他现在是商南游击队的指导员。……”

“我能找得到他吗？”

“你直接去找是找不到的，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我告诉你一个地点。……”王克荣拿过一张河南省图，指给李士怀看，“这里是上石桥，……”

“咱们的瓦仓村呢？”

“咱们村太小了，地图上没有，你到过上石桥吗？”

“到过，还到过河凤桥呢！”

“那就好，过了河凤桥就是商城，从商城沿着大道一直向南，就是达权店，新店，而后是长竹园。……”

“天啊！这有多远？”

“一百二十里！”王克荣鼓励他说，“你年纪轻脚力强，第二天就到了，再说，鼻子下面长着嘴，边走边问，也不会走错路。”

“游击队就在长竹园？”

“不，那里是一个地下联络站，你知道，这是绝对保密的，若是叫那些地主保安团知道了……”

“王老师，你要相信我！”李士怀有些急了，觉得很委屈。

“不相信我就不告诉你了，只是要你知道保守革命机密的重要性就是了。……长竹园有条南北街，在街南头右边有家豆腐店，你就说王先生请张老板替你找个事做就行了。……”

李士怀惴惴不安地记住这些暗号，在呼啸的北风中急急

地走着，没有旅伴，没有行人，他觉得分外孤单。想起母亲平时对他的抚爱，想起临行前对他的嘱咐，一个感情的浪头打在心上，漾起一种对母亲的歉疚之情，他应该给祖母，给母亲叩个头再上路才对。……

风沙弥漫，四野茫茫，李士怀似乎发现了自己的软弱，便昂起头向着不可知的命运大步走去。在黄昏来临之时，他吃了一个糠菜团子，在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头上的小庙里睡了一夜。第二天的中午，他找到了长竹园街南头的那家豆腐店，和张老板对上了暗号，吃了顿饱饭，谨遵保守机密的原则，也不多问，便按照张老板指给他的一座耸入云霄的大山——海拔1353米的九峰尖，说那座高山下有个李园村，找到挖药材的宋青山大叔就算到家了！问他三十里山路赶黑能不能赶到。

生性倔强的李士怀望着从未见过的高入云端的大山，觉得并不很远，估量了一下脚力，说了一声“能！”从这天起，他才知道“望山跑死马”的道理！

三 新的家

李士怀从没有见过这样巍峨峥嵘的大山，这时风沙早已停息，夕阳落照给古木森森的大山染上了一片金黄。山间无人，他走错了路，找到了一个叫刘家寨的大村，被持枪的保安团哨兵把他当成游击队的探子拦住了，拳打脚踢地审问了半宵，看看审不出什么，就把他放了。……

第二天的中午，总算找到了李园村，当他在村头向一个拾粪的中年人打听挖药材的宋大叔时，那人不动声色地说：“你

跟我来吧！”

当他看到在围墙围起的院子里有十多名持枪练瞄准的游击队员时，一种到了家的喜悦之情升上心头。瘦高个子的指导员蒋本连和矮墩墩的粗壮的排长陈明海，看到他时，便急急地走过来，紧紧拉着他的手，表示欢迎。他却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见了亲人似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当他把走错了路叫保安团抓住因而晚到了一天讲给指导员和排长听时，他们看看他身上青紫的伤痕宽慰他说：

“小李啊，没有什么好伤心的，敌人就是敌人，咱们对他们也不客气，总有一天，我们要把这些狗崽子们的老窝抄掉！好啦，快过年啦，老乡们杀了两口大肥猪，送给游击队一头，咱们哪里能吃那么多？退了半匹肉给乡亲们，惹得乡亲们不高兴，这不，昨天又送来了五只鸡，半篓鱼，我蒋本连可不能不收了，咱们游击队可以过个好年，今天晚上，我们加个菜，就算给你李士怀接风吧！……”

李士怀惊奇地看着这一切、听着这一切，好像进入一场梦境，这一切是多么新鲜又是多么不可思议啊，他冲口说道：

“指导员，我还以为游击队很苦很苦呢！”

“当然，也有苦的时候，很苦很苦，……好啦，有话慢慢说，晚上咱们开个欢迎会，和大家认识认识，以后，就是同生死共患难的革命战友啦！……”

这是李士怀有生以来最快活的一天，也是感觉最新鲜、生活最美好的一天。他感受到了一个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欢乐，却不理解这个“家庭”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他原来只知道“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他来当兵是生活逼的，虽然王

克荣老师向他讲了革命队伍的性质，他并没有真正的理解，难道天下真有这样好的队伍？他原来只知道“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从来没有想到游击队这些拿枪的人，对待当地的老百姓，比父母兄弟还亲。……

李士怀找到游击队的第二天的下午，指导员指示停止操课，召开欢迎新同志座谈会，这使李士怀觉得更为新鲜：

他们全队都随意坐在铺板上和铺草上，桌上有茶水、花生、大板栗和香烟。大家说说笑笑无拘无束，只有李士怀拘谨地坐着，显出微微的不安。

“除了两个站岗的以外，咱们商南游击队的人都到齐了”，蒋本连十分随意地说，“今天欢迎新战友李士怀同志参加革命，大家鼓掌！”

李士怀从未经过这样的场面，不知如何是好，只是脸红红地把头低下去，只觉得心跳得厉害。

“咱们每个同志都作自我介绍，包括自己的个性优缺点和特长，以便今后互相了解亲密相处，我先介绍一下咱们游击队的情况。喂，……你们可以边吃边听，咱们游击队本来是两个排，人数只有两个班，咱们的队长叫刘道华，他带着一排光荣的升编到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二师九十七团当连长去了，师长就是立夏节起义的周维炯，党代表是徐其虚；……号称一个师，其实只有一百多人，所以我们十分重视发展革命力量；

“我本人嘛，今年二十五岁，除了咱们的老炊事班长徐来顺大叔之外，我就是老大哥了，我上过三年私塾，性子软，所以当了指导员。我看过不少书，“三国”、“水浒”、“西游”我都看过，就是不喜欢《红楼梦》，婆婆妈妈的事太多了，哪有《薛仁贵

征东》、《薛丁山征西》痛快。……好啦，我说完啦，下一个！……”

“我叫陈明海，不说你们也都知道，是铁匠出身，全身是力气，缺点有两个，一个是脾气大性子急，爱发火，批评人不讲方式；一个是饭量大，我怕把咱们游击队吃穷了。……你们笑什么？咱们的炊事班长见了我就皱眉头。……”众皆大笑。

“还有一个缺点，不爱学文化，连陈明海三个字都写不全，总是缺了胳膊少了腿。让咱们小文书训得我两眼一愣一愣的！……”

众皆大笑，李士怀也一改腼腆之态，跟着笑起来。……

“下一个谁说？”指导员用手一划拉，“从这边一个一个来。……”

“我叫朱月标，当过裁缝，你们谁的衣服破了，我可以帮忙，不用说谢，叫我一声朱师傅就行！……”

“我叫姜罗村，给地主抬过轿子。喜欢哼几句河南梆子。……我喜欢打仗。……”

“我叫孙林，我最大的缺点是想家，陈排长批评我，我就是改不掉，我特别想我奶奶。……”

“我叫王勤，其实很懒，好睡懒觉，有一次站岗，打瞌睡，犯纪律，那时候刘队长还在，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

“我叫小豆子，是个没爹没娘的孤儿，给地主放过牛。有一次，牛跑了，地主把我往死里打，断了气，把我丢到山沟里，没有死，活过来，当了两年小叫花子，投奔游击队。队长嫌我小，指导员说，我小有个好处，当侦察员敌人不防备，……队长同意收下我。要登记花名册了，我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也不知

道多少岁，指导员说，孙悟空无父无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你就姓孙吧，队里数你小，咱偏偏起个大名字，什么大？眼前的九峰尖就不小，就叫孙大山吧！多少岁？不知道，指导员说我有十五岁！十五岁就十五岁。……本来我有一支小马枪，可好，队长一升主力，想把我的小马枪也让他的通讯员带走，我有意见，……可是没有办法。……”

“我叫高家宝，小学毕业，一场瘟疫，父母双亡，后来跟着一个说大鼓书的学唱，碰上了游击队，我就参加了革命。好看书，好下棋，这几天帮助乡亲们写对联。……指导员要我教大家学识字，我愿意干！……”

“大家都说完啦，”指导员扫了全场一眼，“万树林和刘春生上岗去了，不介绍也都认识了，李士怀同志是城北上石桥乡来的，跑上一百多里路来参加革命，很不容易，小李啊，你也讲讲吧。……”

“我这个人，不识字，脾气倔，我父亲是被地主老财逼死的，我恨他们。我们村的王老师告诉我，革命就是为穷人打天下，……别的我也说不出什么来了，……我只想要一支枪。”

指导员带头鼓掌，然后说：

“李士怀同志讲得很好，至于枪嘛，咱们得从地主保安团手里夺，李士怀在来的路上，受了刘家寨保安队的拷打，咱们得教训教训这些坏蛋们。可是，刘队长带着一排刚升编，咱们人少枪差，不能硬干，……只能寻找时机。……好啦，会就开到这里，以后你们就随便吃，随便玩，现在，由文书来指挥大家唱个歌吧，就唱《八月桂花遍地开》，李士怀同志也跟着唱。……”

接着，欢快的歌声就从这小小山村的农家小院里荡漾开